

黔东南苗语量化范畴及其形成机制*

张 成

[摘要] 本文从语义功能的角度分析黔东南苗语量化范畴的表达。经过测试与分析，认为黔东南苗语量化的表达手段有词汇重叠、反义对举、词汇修饰和句义表达4种类型。部分量化的语义范畴有时空量、事物量、动作量和程度量，全称量化的语义范畴有时空量、事物量、条件量和动作量；量化算子的语义指向有前指和后指两种。量化范畴有逻辑语义集合、认知语用分析和归纳演绎3种形成机制。

[关键词] 黔东南苗语 量化范畴 语法功能 形成机制

一 引 言

“量化(quantification)”是一种语法范畴，在词汇基式的基础上表时空、事物、动作、程度、条件变化的量。吕叔湘(2017)首次提出“数量”范畴，并分为定量、约量、次序和动量。李思旭(2010)将“量化”定义为语言中数字以外表示数量的词语，如“所有、一些、有些”等，这些词语能赋予整个名词性短语以数量含义。量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认知过程，可分为部分量化(partitive quantification)与全称量化(universal quantification)两种类型。部分量化指的是事物部分个体、动作状态或频率等的量化范畴，包括确量、约量、增量与减量。全称量化表特定范围内所有成员的集合，主要通过构词重叠的手段表达，还可以用范围副词修饰表达。

汉语的量化范畴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且成果丰富。李宇明(2000)对现代汉语量范畴进行了界定和分类，认为量范畴跟认知有密切联系，可以分为物量、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和级次量，量的表达包括词语重叠、数词表达等形式体现。李思旭(2010)对量化进行了界定并考察了汉语的部分量化与全称量化。朱德熙(1982)、马真(1983)、蒋严(1998, 2008)、张谊生(2000)、董秀芳(2002)、黄瓈辉(2004)、袁毓林(2005, 2007)、邹海清(2010)、徐烈炯(2014)等对汉语的全称量化词“都”的结构类型、语法功能和语义指向、焦点信息等进行了一系列考察。

国外学者对量化范畴也进行了相关研究。Dixon(2009)对量化范畴进行了归纳与分类。此外，Hopper & Thompson(1980)、Comrie(1989)、Halliday(2021)等从不同角度对量化范畴进行了分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类型研究(17ZDA310)”、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贵州苗族语言生态调查研究(20GZQN14)”的阶段性成果。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7.17-18)上宣读。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文中疏漏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苗语的量化范畴表现手段比较丰富，但学界大多只针对苗语词汇重叠的量化功能进行了描写，目前成果比较少。李云兵（2006）认为苗语词汇的重叠有形态变化，语义中具有“个体—集体”的变化。张丽（2022）对苗语滇东北次方言重叠形式的语音、语义以及语法功能作了考察，认为苗语滇东北次方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量词均可重叠，表示程度、频率和语言色彩的量化，在句子中能够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和状语成分。本文从结构、语义及语法功能来考察黔东苗语^①的量化手段，并分析量化的形成机制。

二 部分量化的手段及其语义

部分量化是语言中量化手段的一种，经常表示数量、程度、时空的量化。李思旭（2010）认为“部分量化词语是指一类中的不少于一但又不到全部的成员，在英语中的典型体现形式是 *some*”。部分量化比较复杂，有确量、约量、增量和减量，需从语境中分析解读。所谓“减量”，其所表示的“量”少于“1”，不同于人类认知中的“主体量”。故我们认为部分量化是表示不等于“1”但又不覆盖全部成员的表达形式，“全部成员”是人类在生活中所认知的量，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也称为“主观量”。

（一）部分量化的表达手段

在黔东苗语中，主要通过数词、形容词和动词修饰某一成分的手段来表达部分量化，凸显数量信息。

1. 数词修饰量词

数词是适用于计数的一类词，部分数词修饰量词可表量化。当使用数词“二”时，不指确数“二”，而是认知中的约量。当数词连用时，不计具体的数，也表示约量。例如：

(1) $\text{o}^{33}\text{ŋha}^{33}\text{noj}^{35}\text{nen}^{55}\text{a}^{33}\text{ta}^{55}$. 这两天他不来。

二 天 这 他 不 来

(2) $\text{e}o\text{j}^{13}\text{z}i^{31}\text{ŋha}^{33}\text{noj}^{35}, \text{a}^{33}\text{ta}^{55}\text{i}^{33}\text{la}^{33}\text{noj}^{13}$. 这七八天，没有下一滴雨。

七 八 天 这 不 下 一 个 雨

(3) $\text{a}^{44}\text{teu}^{22}\text{la}^{33}\text{noj}^{35}\text{ə}^{35}\text{teu}^{31}\text{o}^{33}\text{pje}^{33}\text{ŋha}^{33}$. 做完这个需要十几天。

做 完 个 这 要 十 二 三 天

2. 形容词修饰量词

黔东苗语的形容词 no^{44} “多”本来具有量的表征，插入数、量词之间使用时，构成“数词+ no^{44} ‘多’ + 量词”结构，表示约量，其语义为“X 多 Y”，矢量增加。例如：

(4) $\text{nen}^{55}\text{mə}^{22}\text{tə}^{55}\text{tean}^{55}\text{teu}^{31}\text{no}^{44}\text{ŋha}^{33}\text{zaŋ}^{55}$. 他去打工有十多天了。

他 去 打 工 成 十 多 天 了

(5) $\text{va}^{22}\text{pa}^{13}\text{the}^{35}\text{tean}^{55}\text{o}^{33}\text{teu}^{31}\text{no}^{44}\text{la}^{33}\text{ea}^{44}$. 我父亲做了二十多个瓶子。

我 父 亲 造 成 二 十 多 个 瓶 子

3. 动词修饰存在动词

黔东苗语估量类动词修饰存在动词作状语，且句子后面有数量结构修饰时，表示约量。

^① 黔东苗语也称“苗语黔东方言”。本文黔东苗语语料，部分来自笔者自省，部分来自田野调查。自省语料已经过核实。田野调查的发音合作人为：李宏昌，男，36岁，大学文化，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朗利村人；杨梅，女，43岁，小学文化，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养蒿村人。

例如：

- (6) nen⁵⁵qə³⁵ ma⁵⁵təu³¹tsei³³tu⁴⁴ŋhu⁴⁴.
他 估 计 有 十 五 六 岁
(7) va²²qə³⁵ ma⁵⁵i³³pa⁴⁴pje³³təu³¹təan³³ŋhoŋ³⁵.
我 估 计 有 一 百 三 十 斤 重

他估计有十五六岁。

我估计有一百三十斤重。

(二) 部分量化的语义特征

部分量化的语义特征比较丰富，从量化词所作用的对象看，语义类型可以从时空、事物、动作、程度等4个量范畴来分析。

1. 时空量

黔东苗语表时空量的方式比较多样，可通过词汇重叠、数量结构等来表达。名词重叠有指称意义，也表量化范畴。时间名词重叠后，表示时间量的递增，结构为“AA”和“一 AA”式，语义为“每+X”。若数量结构与时间名词组合，表时量，包括确量或约量，结构为“数词+量词+时间词”。动词重叠时，时间矢量呈递减状态，结构为“VV”或“V—V”。表空间类性质形容词重叠时，表空间量的递增。例如：

- (8) nen⁵⁵ta⁴⁴ ta⁴⁴ se²²mə²²qa³³yu³⁵təo¹³la¹³.
他 早 上 早 上 都 去 野 外 挖 土
(9) nen⁵⁵i³³ŋha³³ŋha³³a³³pu³³lau²²tse³⁵.
他 一 天 天 不 知 道 回 家
(10) nen⁵⁵ɔ³³pje³³ŋha³³nɔŋ³⁵a³³nəŋ³³tse³⁵.
他 二 三 天 这 不 在 家
(11) va²²yar¹³nen⁵⁵təan⁵⁵təu³¹nɔ⁴⁴ŋhu⁴⁴zaŋ⁵⁵.
我 找 他 有 十 多 年 了
(12) mon⁵⁵ti³³i³³ti³³nen⁵⁵paj³¹tie³⁵hua³⁵.
你 打 一 打 他 的 电 话
(13) ma⁵⁵təɔ⁵⁵kje³⁵fan³⁵fan³⁵, han³³kje³⁵ten¹³ku³⁵zu³⁵.
有 条 路 宽 宽 走 路 稳 稳 定 状

他每天早上都去野外挖土。

他一天天不知道回家。

他这几天不在家。

我找他有十多年了。

你打一打他的电话。

有条路宽宽，走路稳当当。

2. 事物量

事物量也称为物量，是指称数量范畴的量化手段，主要与名词有关。黔东苗语主要通过数量结构来表达事物量，数量结构作用于名词，表示确量或约量。例如：

- (14) tu³³tse³⁵ma⁵⁵ɔ³³təu³¹təan³³tsei³⁵nəŋ¹³, mon⁵⁵ɔ³⁵i³³nen¹³, va²²ɔ³⁵i³³nen¹³.
里 家 有 二 十 斤 果 李 子 你 要 一 些 我 要 一 些
家里有二十斤李子，你要一些，我要一些。
(15) nen⁵⁵ma²²tɔ⁴⁴təu³¹tɔ³³tsei³³la³³ean³⁵.
他 买 得 十 四 五 个 碗

他要一些。

他买了十四个碗。

3. 动作量

动量词或动词重叠时，语义上表动作频率的量，也叫动量。动量词重叠有“AA”和“一 A—A”式两种形式。其中，“AA”式表示动作频率的减少，矢量也减少，具有“尝试”义；“一 A—A”式语义特征在量上具有重复性，矢量有递增趋势。例如：

(16) *va²²ɛhe³⁵ɛhe³⁵la³³thon³⁵noŋ³⁵ma⁵⁵a³³ma⁵⁵ə³³*. 我看看这个桶有没有水。

我 看 看 个 桶 这 有 没 有 水

(17) *nəu⁵⁵na³¹noŋ⁴⁴i³³he³⁵i³³he³⁵nəu⁵⁵, han³³kje³⁵noŋ⁴⁴i³³tə⁵⁵i³³tə⁵⁵han³³.*

吃 饭 要 一 口 一 口 吃 走 路 要 一 步 一 步 走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4. 程度量

黔东苗语的形容词重叠时，表示事物的性质、程度有所增强，表增量。形容词重叠表程度量的结构为“AA”式。有时形容词重叠式加上结构助词“的”，在句子中可以充当谓语、状语或补语，表示事物性质、状态程度的加深。例如：

(18) *han³⁵a³³ma⁵⁵la³³pɔ³³xi³³xi³³panj³¹.* 那边有个山坡高高的。

处 所 那 有 个 山 高 高 的

(19) *moŋ⁵⁵noŋ⁴⁴ŋhan³⁵cen³⁵cen³⁵.* 你要听得真真的。

你 要 听 清 清

形容词性 ABAB、ABAC、AABB 式四音格词也表示程度加深。例如：

(20) *nen⁵⁵panj³¹qa³³lju³³qho³³la³³lji³¹la³³lji³¹.* 他的头发黝亮黝亮的。

他 的 毛 发 头 黑 亮 黑 亮

(21) *teo⁵⁵kje³⁵noŋ³⁵qon²²tean²²qon²²vu¹³.* 这条路弯弯曲曲的。

条 路 这 弯 曲 弯 曲

(22) *no⁴⁴no⁴⁴eu¹³eu¹³nəu⁵⁵i³³nen¹³.* 至少（你）要吃一点。

多 多 少 少 吃 一 点

黔东苗语中，具有相反或相对意义的动词可以并列，构成 ABAB 式四音格词，使动作具有一定连续性存在，表示动作频率的增量。如：

词语 A	词语 B	对举四音格词
ɔ ³⁵ 吐	ŋaj ²² 吞	ɔ ³⁵ ŋaj ²² ɔ ³⁵ ŋaj ²² 吞 吞 吐 吐
ti ³³ 打	lhe ⁴⁴ 抚慰	ti ³³ lhe ⁴⁴ ti ³³ lhe ⁴⁴ 恩 威 并 施

若格式为 AABB，表示动作随意，频率量增强，持续量反复。如：

词语 A	词语 B	对举四音格词
mə ²² 去	lɔ ²² 来	mə ²² mə ²² lɔ ²² lɔ ²² 来 来 去 去
pu ¹³ 睁开	qa ⁴⁴ 闭上	pu ¹³ pu ¹³ qa ⁴⁴ qa ⁴⁴ 睁 眼 闭 眼

三 全称量化的手段及其语义

全称量化是对某个范围内所有个体的集合的计量方式，使用全称量化词表述，如英语的 all (李思旭 2010)。在符号逻辑中，全称量词（典型的“ \forall ”）是用来表示全称量化的符号，概念意义包含所有个体的集合，所有的命题全部为真或全部为假。

(一) 全称量化的手段

黔东苗语的全称量化主要通过词汇手段和语法手段来表达。词汇手段主要是词语重叠和反义对举；语法手段包括疑问词修饰、范围副词修饰及句义表达。在句义表达中，都需要总括副词 se²² “都” 或 sei⁵⁵ “也” 来表示全量。

1. 词语重叠表全量

词语重叠强调概念，具有量化功能。使用四音格词是表达量化的方式之一。从量范畴上看，四音格词的意义表示多数，即某个范围内的所有个体，语义上具有“周遍”义或“全部”义。黔东苗语的名词、量词重叠均可表全量。例如：

(23) nen⁵⁵pa³⁵ ta¹³mon²²nen⁵⁵cha⁴⁴pon⁴⁴, i³³ŋha³³ŋha³³se²²ə³³nə⁵⁵ə³³maj²²lɔ³⁵.
她 父亲 死去 她 愁 多 一 天 天 都 水 口 水 眼 流
她父亲去世了，她极其伤心，整天都痛哭流涕。

(24) təau⁵⁵faj³³noŋ³⁵tau²²na⁵⁵lha¹³va⁴⁴, la⁵⁵la⁵⁵se²²ma⁵⁵nə⁵⁵ma⁵⁵naŋ²².
片 地方 这 些 人 富 很 个 个 都 有 吃 有 穿
这地方的人很富裕，个个都不愁吃穿。

2. 词语反义对举表全量

对举也称“对称”。词语反义对举由两个意义相对或相反的成分构成，所构成的通常是四音格词。这种四音格词表全量时，包含正反两方面的所有成员。正反两个成分分别表示两个极，其间包含两个极的不同层级，从而通过反义对举形成全称量化。黔东苗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均可构成反义对举，表特定范围内所有成员的集合。

1) 名词的反义对举

黔东苗语的名词通过反义对举，可表某个范围的全称量化。如：

词语 A	词语 B	反义对举四音格词
ton ³³ ŋha ³³ 白天	chi ³³ ŋhan ⁴⁴ 晚上	ton ³³ ŋha ³³ chi ³³ ŋhan ⁴⁴ 昼夜
na ⁵⁵ yu ⁴⁴ 好人	na ⁵⁵ zaŋ ³¹ 坏人	na ⁵⁵ yu ⁴⁴ na ⁵⁵ zaŋ ³¹ 好人坏人

意义相对或相反的词语独立出现的时候，表某事物或时刻，具有个体性、短暂性；而对举构成新的词语时，能指称两者成员的整体和全量。例如：

(25) la³³qa³³va⁵⁵noŋ³⁵a³³yu⁴⁴, ton³³ŋha³³chi³³ŋhan⁴⁴se²²ta⁵⁵noŋ¹³.
个 天 这 不 好 白 天 晚 上 都 下 雨
这个天气不好，整日整夜地下雨。

(26) təɔ⁵⁵ə³³noŋ³⁵əhe³³lin¹³ŋɔ⁵⁵, təu³³ta³³na⁵⁵lu²²se²²ta⁵⁵mə²²laŋ³⁵ə³³.
条 水 这 清 清澈状 小 孩 大 人 都 来 去 滚 水
这条河清澈见底，老老少少都去游泳。

2) 形容词的反义对举

黔东苗语的反义形容词对举可表量化。可对举的反义形容词 A、B 构成并列的 AB 式，其意义已经超出两者的意义，不仅表性质、性状的两极，还表两极的中间状态，从而形成某个范围的全称量化。如：

词语 A	词语 B	反义对举 AB
ta ¹³ 死	yə ¹³ 活	ta ¹³ yə ¹³ 死活
yu ⁴⁴ 好	zaŋ ³¹ 坏	yu ⁴⁴ zaŋ ³¹ 好坏
(27) nen ⁵⁵ ta ¹³ yə ¹³ se ²² təu ¹³ nen ⁵⁵ pa ¹³ mə ²² qa ³³ yu ³⁵ .	他死活都要跟他父亲去野外。	
他 死 活 都 跟 他 父 亲 去 野 外		
(28) nen ⁵⁵ yu ⁴⁴ zaŋ ³¹ sei ⁵⁵ to ¹³ moŋ ⁵⁵ paŋ ³¹ ta ²² naŋ ³³ .	她好坏也是你媳妇。	
她 好 坏 也 是 你 的 个 媳 妇		

3. 泛指疑问代词表全量

疑问代词的语法功能主要体现为疑问功能和量化功能，其疑问功能主要在疑问句中体现，而其量化功能则由泛指疑问词在陈述句中体现。黔东苗语表全称量化的泛指疑问代词有 *la³³qe³⁵* “哪个/什么”、*ta²²qe³⁵* “谁/哪个”、*qe⁵⁵ei³⁵* “什么”和 *haŋ³⁵tei¹³* “哪里”等。泛指疑问代词常置于核心动词之前作状语，也可单独作主语或宾语。例如：

- (29) *nen⁵⁵la³³qe³⁵se²²a³³nə⁵⁵.* 他什么都不吃。
他 个 何 都 不 吃
- (30) *to²²na⁵⁵noŋ³⁵nen⁵⁵ta²²qe³⁵se²²a³³teo⁴⁴.* 这些人他谁都不认识。
些 人 这 他 个 何 都 不 认 识
- (31) *nen⁵⁵ŋha³³ŋha³³naŋ³³tse³⁵, haŋ³⁵tei¹³sei⁵⁵a³³mə²².*
他 天 天 在 家 处 所 何 也 不 去
他天天在家，哪里也不去。
- (32) *ta²²qe³⁵ei³³ta²²qe³⁵.* 谁怕谁。
个 何 怕 个 何

4. 副词表全量

范围副词、时间副词、程度副词可对范围、程度、频率等进行量化，以总括形式表全量。

黔东苗语的范围副词 *se²²* “都”、*pa⁵⁵lin³¹* “总共”、*sei⁵⁵* “也”均具全称量化功能，在句法结构中置于谓核之前、主语之后，对事物的范围进行限制，使事物全量化。例如：

- (33) *nen⁵⁵to²²se²²ta⁵⁵lei⁴⁴zaŋ⁵⁵.* 他们都来到了。
他们 都 来 到 了
- (34) *to²²qha⁴⁴noŋ³⁵pa⁵⁵lin³¹ma⁵⁵iŋ³³teu³¹tsei³³la⁵⁵.* 这些客人总共有四十五人。
些 客 人 这 总 共 有 四 十 五 个
- (35) *pje³³ mə²²a⁴⁴qəu³³, i³³ la⁵⁵sei⁵⁵a³³pa³³te²².* 我们去干活，一个也不能少。
我 们 去 做 活 一 个 也 不 给 丢

5. 句义表达全量化

黔东苗语的全称量化可以用句义来表达。用来表达全称量化的句子通常是并列复句，两个分句的语义相反，通过句义对举表全称量化。例如：

- (36) *nen⁵⁵mə²²a³³yu⁴⁴, a³³mə²²sei⁵⁵a³³yu⁴⁴.* 他去不好，不去也不好。
他 去 不 好 不 去 也 不 好
- (37) *nen⁵⁵i³³ŋha³³a⁴⁴ a³³teŋ⁵⁵la³³qe³⁵, haŋ³⁵noŋ³⁵shei¹³shei¹³, haŋ³⁵ a³³shei¹³shei¹³.*
他 一 天 做 不 成 个 何 处 所 这 摸 摸 处 所 那 摸 摸
他一天没有做成什么，这里摸摸，那里摸摸。

(二) 全称量化的语义特征

根据量化手段及其所表达的语义，全称量化的语义有时空量、事物量、条件量和动作量4种。

1. 时空量

黔东苗语表时空的疑问代词作非疑问用法时，疑问代词语义泛化，不具疑问功能，可以充当“全量”的指向目标。从数量范畴来看，疑问代词是全称量化的体现和某类时空领域的个体总和。时间名词或量词重叠式为AA式且在句法结构中有总括副词修饰时，表时空的全

称量化，语义指向为时空概念意义所有个体的集合。另外，极性否定的句子蕴含特定的集合且结构为“一 NP”并带总括副词时，也表全量。例如：

- (38) t_e⁵⁵faj³³n_oj³⁵p_e⁴⁴p_e⁴⁴s_e²²m_e⁵⁵t_e⁴⁴chaj³³. 这片地方处处都有柏树。
片 地方 这 处 处 都 有 树 柏
- (39) n_en⁵⁵ean³¹ ean³¹ s_e²²the⁴⁴q_h³³jan⁴⁴. 他时时刻刻都剃光头。
他 时候 时候 都 剃 头 光
- (40) n_en⁵⁵han³⁵tei¹³s_e²²a³³hja³³m_e²². 他哪里都不想去。
他 处 所 何 都 不 想 去
- (41) t_e²²yaj²²n_oj³⁵v_a²²i³³p_e⁴⁴s_e²²a³³lei⁴⁴. 这些寨子我一处都没来过。
些 寨 这 我 一 处 都 不 到

2. 事物量

黔东苗语的疑问代词 ta²²qe³⁵ “谁/哪个”用于非疑问、“一+NP+……+总括副词”都可以表示全称事物量。部分形容词重叠 AABB 式和量词重叠 AA 式也可表全称量化，重叠式后面须有总括副词修饰。例如：

- (42) t_e²²n_a⁵⁵n_oj³⁵ta²²qe³⁵v_a²²s_e²²a³³t_e²²x_i³³. 这些人谁我都不喜欢。
些 人 这 个 何 我 都 不 喜 欢
- (43) t_e²²n_a⁵⁵n_oj³⁵i³³la⁵⁵n_a²²v_a²²s_e²²a³³t_e²²x_i³³. 这些人一个人我都不喜欢。
些 人 这 一 个 人 我 都 不 喜 欢
- (44) la³³yaj²²n_oj³⁵lu²²lu²²yaj⁴⁴yaj⁴⁴s_e²²a³³h_e¹³t_e³⁵. 这个寨子老老少少都不喝酒。
个 寨 子 这 老 老 少 少 都 不 喝 酒
- (45) t_e²²n_a⁵⁵n_oj³⁵y_u⁴⁴xhi³³v_a⁴⁴, la⁵⁵la⁵⁵s_e²²p_a³³n_en⁵⁵n_a³¹n_e⁵⁵.
些 人 这 好 心 很 个 个 都 给 他 饭 吃
这些人心肠很好，人人都给他饭吃。

3. 条件量

条件量，指的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事件的动作方式、状态或结果进行的量化。这种量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事件的动作方式、状态或结果都不会发生改变。黔东苗语表条件量的全称量化不太丰富，常用反义对举 ta¹³y_e¹³ “死活”、y_u⁴⁴zaj³¹ “好赖”，以及泛指疑问词 a⁴⁴tei¹³ “怎么样”、la³³ei³⁵ “什么”等来表达。例如：

- (46) n_en⁵⁵ta¹³y_e¹³a³³n_u⁴⁴m_a²²t_e³⁵. 他死活不肯回家。
他 死 活 不 肯 去 家
- (47) n_en⁵⁵a⁴⁴tei¹³s_e²²a³³nhaj³⁵n_en⁵⁵p_a¹³ x_e³³. 他怎么都不听他父亲的话。
他 做 何 都 不 听 他 父 亲 话
- (48) la³³ei³⁵n_en⁵⁵sei⁵⁵a³³n_e⁵⁵. 什么他也不吃。
个 何 他 也 不 吃

有时全称量化也可使用复句表达，前一分句表示预设的条件，后一分句表示量化结果。不论条件如何变化，事件的结果都不变。例如：

- (49) a⁴⁴tei¹³sei⁵⁵hu²², n_en⁵⁵s_e²²a³³nhaj³⁵n_en⁵⁵p_a¹³ x_h_e³³.
做 何 也 好 他 都 不 听 他 父 亲 话
无论怎样，他都不听他父亲话。

(50) a⁴⁴tei¹³lhu³⁵ta²²ta³³ non³⁵sei⁵⁵hu²², nen⁵⁵sə²²a³³nə⁵⁵na³¹.

做 何 哄 个 孩子 这 也 好 他 都 不 吃 饭

无论怎么哄这个孩子，他都不吃饭。

(51) moŋ⁵⁵pa³³nen⁵⁵nə⁴⁴eu¹³sei⁵⁵hu²², nen⁵⁵sə²²a³³ə³⁵.

你 给 他 多 少 也 好 他 都 不 要

无论你给他多少，他都不要。

4. 动作量

动作量，指称动作行为状态、频率等的量。黔东苗语表动作的全称量化一般有两种类型：其一为反义动词对举，表示动作频率或状态的量，语义具有短时性和反复性；其二为复句表达，两个分句分别表达两个不同的动作，但动作所导致事件的结果或状态未发生改变。例如：

(52) nen⁵⁵pa¹³nəŋ³³qa³³pu⁴⁴ə³³haŋ³³mə²²haŋ³³lo²². 他父亲在河岸上走来走去。

他 父亲 在 岸 上 河 走 去 走 来

(53) nen⁵⁵ton³³ŋha³³mə²²yu³⁵ a⁴⁴qə³³, ehi³³ŋhaŋ⁴⁴nəŋ³³tse³⁵ŋhə⁴⁴ŋhu³³.

她 白 天 去 野 外 做 活 晚 上 在 家 绣 花

她白天去野外干农活，晚上在家绣花。

(三) 全称量化的语义指向

全称量化可以由词语重叠、反义对举和句义表达。黔东苗语可以用一些词汇来表达全称量化，如 sə²²“都”、sei⁵⁵“也”、pa⁵⁵lin³¹“全部”和 təu²²“完”。这些词语也称量化算子 (quantifier operator)，均具全称量化的功能。在不同的句法结构中，量化算子的语义指向 (semantic orientation) 有所区别。陆俭明 (2001) 认为，“所谓语义指向就是指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哪个成分直接相关”。黄伯荣、廖序东 (1997) 及张斌 (2010) 均认为量化算子有前指和后指两种类型。根据句子中量化算子所修饰的对象，黔东苗语量化算子的语义指向也可分为前指和后指两种。

1. 前指

前指，指的是语义指向量化算子之前的论元。在句法结构中，黔东苗语量化算子前指的对象可以是名词、代词和名词性短语。其中，名词和代词须为多数，而名词性短语通常为并列名词的组合形式。黔东苗语的总括副词 sə²²“都”、sei⁵⁵“也”、pa⁵⁵lin³¹“全部”、təu²²“完”等的语义指向多为前指，指向其前面的名词、代词和名词性短语成分。例如：

(54) nen⁵⁵to²²sə²²to¹³va²²paj³¹ta³³.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他 们 都 是 我 的 孩 子

(55) nen⁵⁵paj³¹to²²qa³³pu²²mə²²a⁴⁴tsəŋ⁴⁴, nen⁵⁵sei⁵⁵mə²².

他 的 些 朋 友 去 做 生 意 他 也 去

他的朋友们去做生意，他也去。

2. 后指

后指，指的是语义指向量化算子之后的论元。在句法结构中，黔东苗语量化算子后指的对象可以是名词、代词，但两者须为多数形式。语义后指的量化算子通常为 sə²²“都”和 sei⁵⁵“也”。例如：

(56) va²²sə²²əŋ¹³nen⁵⁵to²²zaŋ⁵⁵. 我都告诉他们了。

我 都 告 诉 他 们 了

- (57) va²²tce⁴⁴ mon⁵⁵, sei⁵⁵tce⁴⁴ nen⁵⁵to²².
我 认 识 你 也 认 识 他 们
我认识你，也认识他们。

四 量化的形成机制

量化指在事物个体或部分状态基础上的量的体现，通过词汇手段或语法手段表达。词汇手段指个体语义的组合与重复，突破原有的语义，表示某个范围内的所有个体或状态、动作。语法手段指通过范围副词来表达，表示谓词前后论元的量化。根据句子中量化对象的逻辑关系，黔东苗语量化的形成机制有逻辑语义集合、认知语用分析、归纳演绎3种。

(一) 逻辑语义集合

逻辑语义集合，指用事物个体语义叠加的模式表达量化，属于词汇手段。黔东苗语名词、形容词重叠和反义对举都体现出对语义进行叠加，最后形成一个整体，表示某个范畴的量化。逻辑语义集合通过视觉、认知等方式实现。

1. 词语重叠

词语重叠，即在词语基式的基础之上进行重叠，表示事物的个体进行集合，最终形成一个整体，表示某个范畴的量化。从逻辑的角度上来分析，词语重叠是集合合并的过程，词语A为集合A，词语B为集合B，集合通过并集，形成集合C，组成预设中集体的总和。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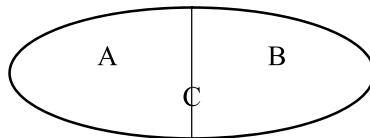


图1 词语重叠的集合示例

例如：

- (58) la³³yaj²²nor³⁵ts²²na⁵⁵yaj¹³ va⁴⁴, la⁵⁵la⁵⁵se²²pu³³ na¹³na⁵⁵.
个寨子这 些人 聪明 很 个个都 知道问 人
这个寨子的人很聪明，个个都知道问候别人。
(59) ehu³³ehu³³qha⁴⁴qha⁴⁴sei⁵⁵a³³pu³³tan³⁵ts³⁵z²².
亲戚 亲戚 客人 客人 也 不 知道回 家 了
亲戚朋友也不知道回家了。
(60) tce⁵⁵fan³³nor³⁵pan³¹ts²²na⁵⁵, lu²²lu²²yaj⁴⁴yaj⁴⁴se²²ton⁵⁵xhi³³.
片 地方 这 的 些人 老老少 少 都 齐 心
这片地方的人，老老少少都很齐心。

2. 反义对举

反义对举，通过两个反义词组合而成，表示特定范围内的全称量化。反义对举的两个词本身具有矛盾性和排斥性，但将两个极性的词对举组合在一起，把模糊的东西集中体现出来，最终形成一个整体，表示某个范畴的量化。从逻辑的角度上来分析，反义对举构成时空、条

件的整体范围，逻辑关系为： $A \vee B \in C$ ，即 $C = \{A, B\}$ 。图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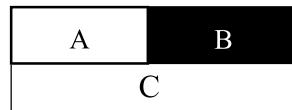


图 2 反义对举的逻辑模式

例如：

(61) $yu^{44}zaj^{31}nen^{55}ta^{13}moj^{55}pan^{31}ta^{33}$. 好坏他是你的孩子。

好 坏 他 是 你 的 孩子

(62) $nen^{55}ta^{13}yə^{13}a^{33}nəu^{44}mə^{22}tse^{35}$. 他死活不肯回家。

他 死 活 不 肯 去 家

上面两例中， yu^{44} “好”和 zaj^{31} “坏”、 ta^{13} “死”和 $yə^{13}$ “活”没有组合在一起时，本来是对立和矛盾的，但组合在一起后，对立关系的 $yu^{44}zaj^{31}$ “好坏”、 $ta^{13}yə^{13}$ “死活”形成全称量化。逻辑上紧密，表示新的集合，形成新的概念，如“男性 \vee 女性 = 人类”和“公牛 \vee 母牛 = 牛”。

(二) 认知语用分析

语用分析通过会话理解实现。在语用的层面上，运用语用推理来理解隐喻，包括直接连接的概念模型和间接连接的概念模型。当句子的语义表征超出真正意图的范围时，听话者会通过会话中所蕴含的信息，使用认知能力分析，获取说话者所传达的信息。例如：

(63) $e^{35} pan^{55}nəq^{33}a^{33}yu^{44}, a^{33}nəq^{33}sei^{55}a^{33}yu^{44}, a^{33} pu^{33} a^{44}tei^{13}a^{44}zə^{22}$.

姐姐 榜 坐 不 好 不 坐 也 不 好 不 知 道 做 何 做 了

榜姐坐也不好，不坐也不好，不知道怎么办了。

(64) $va^{22}a^{44}noj^{35}a^{55}ta^{13}, a^{44} i^{35} sei^{55}a^{55} ta^{13}, a^{33} pu^{33} a^{44}tei^{13}a^{44}zə^{22}$.

我 做 这 不 对 做 那 也 不 对 不 知 道 做 何 做 了

我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不知道该怎么做。

例(63)中“坐”和“不坐”是反义词，组合起来表示动作的全称量化，表示“什么都不好”。例(64)中的“这”和“那”是反义词，具有一定的指称性，但两者共同出现在一个句子中时，指称功能弱化，表示全量，即“什么都不对”。

(三) 归纳演绎

归纳演绎，是根据句子的结构和语义，对句中的量化成分进行分析。赵彧(2020)认为反义对举的两个关系项是例示成分，在同一范畴或语义场中具有原型性，是同一范畴或语义场的两个典型例示(typical exemplification)，对举的两项从相对或相反的侧面揭示该范畴的整体属性，更能使人激活对于该范畴的整体的、鲜明的意象。黔东南苗语使用归纳演绎方法的句子一般为复句，且分句的语义相反，通过归纳演绎的方法来提取量化信息。例如：

(65) $nen^{55}fi^{22}sə^{35}mə^{22}yu^{35}, ehi^{33}nəhaŋ^{44}teu^{31}tan^{35}lo^{22}tse^{35}$.

他 起 早 去 野 外 晚 上 才 回 来 家

他起早去野外，晚上才回家。

- (66) la³³lji⁵⁵nor³⁵tor³⁵ehə³⁵tə⁴⁴qa³³ta³³za³³, tor³⁵sei²²tei²²yɔ³³.
 个田这季节暖摘小秧季节冷种菜
 这个田春季插秧，冬季种菜。

例(65)的“起早”和“晚上”是两个语义相反的词，共同出现在一个句子中，隐喻出“整个白天他都不在家”的量化模式。例(66)的“春季”和“秋季”都有农作物，隐喻出“一年四季都有农作物”的状态，即“一年四季这块田就没有空闲过”。从句子中的一些内容，通过归纳演绎方法来体现量化。

五 结语

量化范畴可以分为部分量化与全称量化。部分量化表示某个范围内个体、状态或动作的部分成员，全称量化指某个范围内所有个体、动作及程度的量化。黔东苗语表示量化的手段比较丰富，可以通过词汇手段、语法手段和句义来表达。词汇手段包括词语重叠和反义对举。词语重叠使个体中语义叠加，达到量化的目的。反义对举则通过语义相对或相反词语的并列，消除指称、性质、疑问等功能，形成全称量化。全称量化的语法手段主要是通过范围副词和疑问词来表达。能表达全称量化的范围副词通常都是极值副词——总括副词。句义表达是通过对句子的语义进行概括，体现出全称量化的功能。

黔东苗语量化范畴包括时空量、事物量、动作量、程度量和条件量。时空量为全量，由时间名词、方位名词或时间量词体现；事物量为具体的个体集合——部分量，或整体集合——全量；动作量为部分量或全量，由动词重叠或反义动词对举体现；程度量是部分量，表示事物性质、状态程度的加深，或动作频率的增加，通过词语重叠的形式表达；条件量为全量，通过疑问代词或者并列复句体现。量化算子的语义指向有前指、后指两种。

量化的形成机制有语义逻辑集合、认知语用分析和归纳演绎3种。这些机制通过隐喻辐射、超脱表象认知来理解，通过解码来提取表象里的核心量化信息。

参考文献

- [1] 董秀芳. 2002.《“都”的指向目标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
- [2] 黄伯荣、廖序东. 2017.《现代汉语》(增订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3] 黄璇辉. 2004.《量化副词“都”与句子的焦点结构》，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4] 蒋严. 1998.《语用推理与“都”的句法/语义特征》，《现代外语》第1期.
- [5] 蒋严. 2008.《关联理论的认知修辞学说（下）》，《修辞学习》第4期.
- [6] 李思旭. 2010.《全称量化和部分量化的类型学研究》，《外国语》第4期.
- [7] 李宇明. 2000.《汉语量范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8] 李云兵. 2006.《苗语重叠式的构成形式、语义和句法结构特征》，《语言科学》第3期.
- [9] 陆俭明. 2001.《关于句处理中所要考虑的语义问题》，《语言研究》第1期.
- [10] 吕叔湘. 2017.《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 [11] 马真. 1983.《关于“都/全”所总括的对象的位置》，《汉语学习》第1期.
- [12] 徐烈炯. 2014.《“都”是全称量词吗？》，《中国语文》第6期.
- [13] 袁毓林. 2005.《“都”的语义功能和关联方向新解》，《中国语文》第2期.

- [14] 袁毓林. 2007. 《论“都”的隐性否定和极项允准功能》, 《中国语文学》第4期.
- [15] 张斌主编. 2010. 《现代汉语描写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6]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 《语言研究》第1期.
- [17] 张丽. 2022. 《苗语滇东北次方言重叠式研究》, 贵州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8] 赵彧. 2020. 《反义对举与全称量化》,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
- [19]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 邹海清. 2010. 《从语义范畴的角度看量化体与体貌系统》, 《汉语学报》第3期.
- [21]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2] Dixon, R. M. W. 2009.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 1: Method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3] Halliday, M. A. K. 2021.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Third Edition), Christian Matthiessen (revised).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4] Hopper, Paul J. &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2): 251-299.

The Quantificational Category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s in Qiandong Miao

ZHANG Ch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pressions of the quantificational category in the Qiandong dialect, or Hmu, of the Miao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rough diagnostic tests and analys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grammatical means for expressing quantification in Qiandong Miao, including lexical reduplication, juxtaposition of antonyms, quantifier modification and syntactico-semantic expression. The semantic categories of partitive quantification include quantification of space-time, thing, action and degree, while those of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include quantification of space-time, thing, condition and action.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emantic constraints for quantification operators, which are pre-constraining and post-constraining respectively. Three mechanisms are involved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quantificational category in Qiandong Miao, which are the logico-semantic set, the cognitive-pragmatic analysis, as well as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Keywords] Qiandong Miao (Hmu) quantificational category grammatical func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通信地址: 550025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